

135
合 5
17

評釋

韓非子全書

五六

008309-003-5

135-17

評釈韓非子全書

藤沢 南岳/著

M17

AAC-0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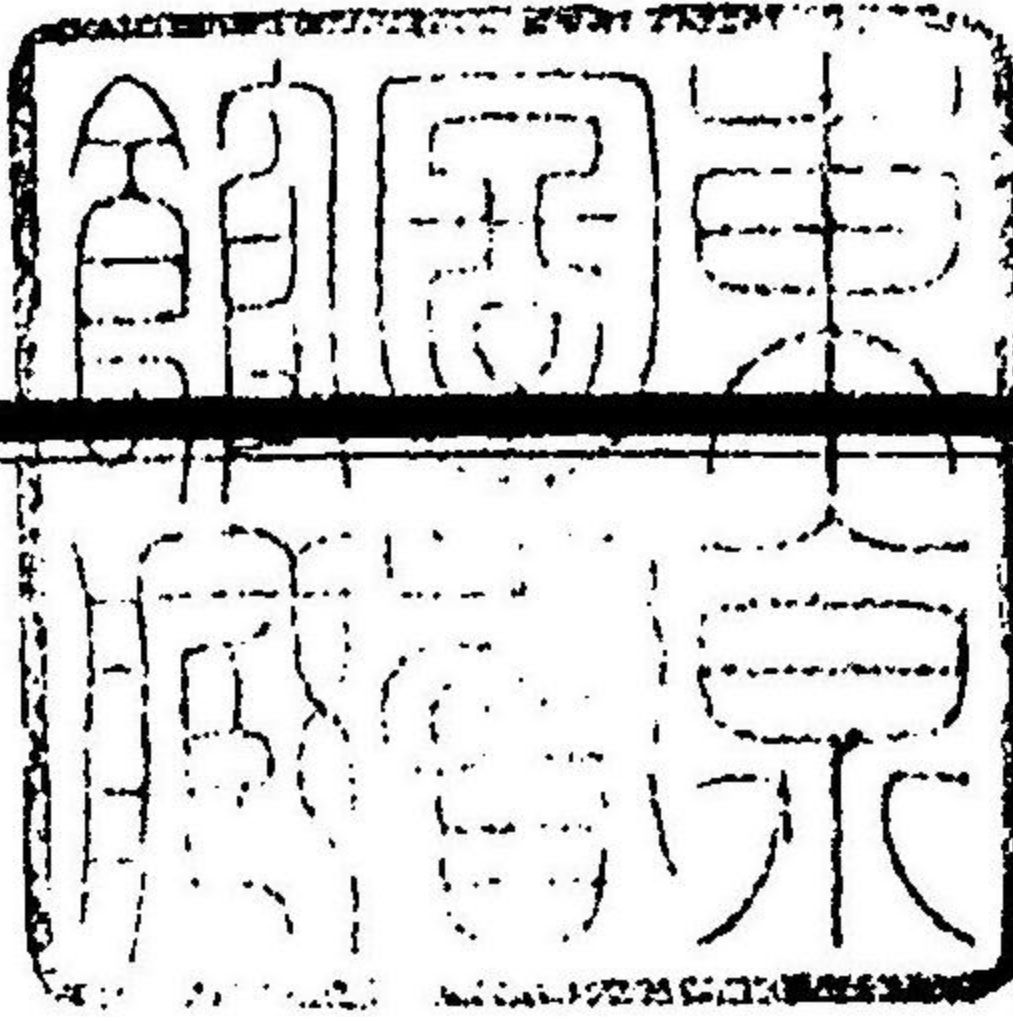
評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五

135
10
17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七	六	三	子
冊	號	架	函	解
				類
				和書門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九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內儲說上

舊刊。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補索隱。明君執術以制臣下。私

之在己。故曰內。按此篇儲衆事諸說。而備人主之用也。亦猶淮南子說林說山也。

七術

舊刊。有第三十字。連上不別提。下六微同。

主之所_{ヨル}用也。七術所_{スル}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

備內衆

端以參觀。注衆事之端。相參而觀。讀如執兩端之端。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

四曰一聽責下。

讀。一聽之。而責之也。

五曰疑詔詭使。

讀以疑事詔令之也。

增固守其聽。不疑貳也。六曰挾知而問。

增挾我所知。以佯問之也。七曰倒言反事。

舊注。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方云。倒言。此毀所可譽。譽所可毀也。反事。愛其所惡。惡其所愛也。此

七者主之所_ル用也。以上七術之綱也。

術故曰用。

並揭上下二篇之大目。

先揭其綱系以其目。

冠觀聽二字于
兩句上句法峻峭

觀聽一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按聽字恐衍原注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

則臣壅塞讀言君所聽信唯一人猶家所出入唯一門其也原注各聽其所從若門戶然則為臣所塞其

說在侏儒之夢見竈哀公之稱莫眾而迷舊注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揚

焉則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子瑕原注公言謀事無眾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為一人公

之迷宜矣按哀故齊人見河伯讀使見河伯也原注齊王上恐脫與字尊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

伯為河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按與恐而訛原注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不疑今

皆稱不疑則雷同明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注五說當作四說其患在豎牛之

餓叔孫而江乞之說荆俗也原舊注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原注荆

俗不三言人惡故白公得以為亂楚策說苑新序江嗣公欲

治不知即嗣君呂氏春秋注衛平侯之子也秦治之術也故使有敵

原注恐心其所貴臣妾擁已故更貴臣妾以敵之彼得是敵適足以成其明黨為擁更甚也讀注一擁字壅同是以明王推積鐵之類原注積鐵為室盡以備臣則姦不生傷積疑為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

而察一市之患原注雖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况三人乎一本患下有也字

必罰二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

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原舊注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或

云子當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原舊注子產教游吉令仲作于故仲

尼說隕霜原舊注仲尼對哀公刪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棄灰

將行去樂池原舊注將行官名故去之言辭樂池而去也增史趙武賞之柄而公孫鞅重輕罪原舊

靈十一年使樂池送公子職於燕又秦惠文七年樂池相秦池音他

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原注作謂民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讀言使輕罪重也

亦揭愛威二字

聖經所謂愛勝威威勝愛亦同

一揆唯能行二物者可與語治術已

是以麗水之金不守

舊注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

也而積澤之火不救

舊注魯之積澤火焚而人成驩以太

仁弱齊國

原舊注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增成歡蓋載驩也注歡驩悞讀弱齊國言以齊國為

當弱也

卜皮以慈惠亡魏王

原舊注卜皮以惠王慈惠知其必亡也讀言以魏王為必亡也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原舊注知治國常嚴禁人之厚葬不

讀斷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原舊注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

之以之間當有魏字

賞譽三

賞譽輕而譽也薄而謾者下不用

原舊注賞譽厚而信者

下輕矣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

增文子范唯傳索隱田文

盼田嬰為嬰子盼子也原舊注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

原舊注焚其宮

此則用賞之方

室者原五注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

而吳起倚車轅

原舊注賞移轅者

而不李悝斷訟以射

原舊注欲人之善射故斷其訟與善射者理也增注善射者合作善中者

宋崇門以毀死

原舊注崇門之人居喪而瘞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

句踐知之故

式怒鼃

舊注句踐知勸賞可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

之使人為責諸也

孟賁專諸古之勇士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

拾蠶握鱸而不懼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是以效之

讀二十三字句言效其拾蠶握鱸也效

驗之

一聽四

一聽則愚智不分

舊注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知不

不分不參此主眼釐折治術至此亦自千歲良才

皆以一聽為不好底殊不知此在七術則不得為過也下

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故此云一聽則愚智

責下則人臣不參原舊注。下之材能。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禱。其說在索鄭與

吹竽原舊注。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魏王至。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圓云。魏之索韓。素無此理。而韓患之。可謂惑矣。原舊注。混商吹竽。是不責下。故令得參禱。字患云。商當作衆。增。商同之。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原舊注。申子為請兵先令。

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增申子為趙請兵先令近臣伺主意而後言之荀子嘗試之說鋒起矣注謂假借以事試為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故公子汜

議割河東原舊注。韓王欲鞏鞏河東以構二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增。公子汜議和設兩端曰。王

講亦悔不講亦悔應侯欲移上黨之兵以臨東陽而不肯堅執其議因問王曰意如何此皆挾詐為嘗試之說以愚

弄其主者也一聽責下則臣下不而應侯謀弛上黨原舊注。得為此行所引事。何不切之有。

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秦王

詭使五

稍涉術數亦奉世所未免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原注。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

主之意終不敢為姦如鹿使人問他則不驚私原舊注。謂

之散讀龐敬事則即也其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酬謝之他人不敢驚

其私矣鬻猶售正字通私字條引此注下知下有為字售

下有是以龐敬還公大夫原舊注。龐敬使市者不為姦。故

也字第六等蓋魏亦置此爵而戴驩詔視輶車讀。詔令也。原舊

又令大夫管子書多有注。戴驩欲知奉

笥者更使周主亡玉簪原舊注。周主故亡玉簪。原

視輶車論牛矢舊注。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商太宰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字曰。智當作知。案上文作知。增。即

之令是也舊注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故深知一事則諸隱匿所不知者皆化而發露矣別本注至深智深知一物衆隱皆變原注。言挾已之智而問一事而窮。

反得以用其欺。是不若深知一物。則智有所精。而衆陰皆變爲顯也。乃與下事相合。舊注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陰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原舊注。握爪佯亡。故

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原舊注。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周主索

曲杖而群臣懼。原舊注。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事庶子。原舊注。使庶

得彼陰懼也。事猶使也。役也。使之。西門豹詳。原舊注。通遺轄。原舊注。謀

遺其轄。原舊注。此欲取清明之稱也。增詳。傳文作佯。遺猶失也。注。謀詳訛。清恐精字。

倒言七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原舊注。倒錯其言。反爲。故陽

山謾穆堅。原舊注。偽謾穆堅。知君疑已。案。旧刊注。已作也。

使也。淳齒爲秦使。原舊注。詐爲秦使。知君惡已。齊人欲爲亂。原舊注。佯

君知而子之以白馬。原舊注。詐言白馬。以子產離訟者。原舊注。分離

倒言反事。固非聖人所取。唯澆季之俗。有不得不然者。

兩詔嗣公過關市。原舊注。知過者之輸之情。嗣公過關市。金使得聽察之稱。

右經別提

傳一。舊刊無傳。字。凡九字。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

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舊刊。作踐。非。讀。踐言夢有驗也。左傳。晉之妖夢是踐。杜注。踐厭

也。公曰。何夢對曰。夢見龜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

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龜對曰。夫日兼燭天下。劉

詩。兼燭八紘。一物不能當也。原注。當蔽也。舊刊。一。人君無

燭一國。舊刊。有。一人不能擁也。諸本難四無人字。趙無

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龜一人。煬焉。列子。釋文。音揚。司馬

子云。富人衣纂。則後人無從見矣。舊注。一人煬則蔽龜之

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原舊注。此譏彌子瑕。則臣雖

專字主腦

以二無字反一專字

寵任一夫以自塞其耳目。此賢

士所以為痛哭流涕也

夢見龜不亦可乎出國策衛語有同異

魯哀公哀公定公之子名蔣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舉事不與眾謀

者必迷惑讀言莫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

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人

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羣臣

無不一辭同軌乎李孫者十三二字句舉魯國盡化為一舉魯國讀言

注舉國既化為一則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原

注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原

注境內之人亦與李孫為一故問之無益一曰晏子聘魯舊刊作晏嬰子晏

公問曰晏子春秋作昭公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二人謀則必迷惑也今寡

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

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眾矣故曰莫

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一

同言也其言皆私季氏也增一猶皆人數非不眾所言者一人也按下人字衍安

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恐水神大平御覽作水神王何不試與

之遇乎原注姦臣設事以愚其君如趙高等是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場大水

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間少選時也因曰此河伯信

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國策魏語有國異而惠施欲以

齊荆偃兵以齊之以與為去聲同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

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王魏而以

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

截住有力

愚惑之極實如此耳噫

二衆字妙

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

不察也因當作日策作夫齊荆之事也夫下脫誠利一國

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

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原舊注有疑然後謀增

也疑則從疑也者誠疑讀誠疑句讀疑也者承上句而以

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原舊注若誠有疑今一國盡以

為可是王亡半半下脫也字原舊注無劫主者固猶素也

也云已亡其半者也原舊注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

日當時利口之徒俱是如是

叔孫相魯左昭四年貴而主斷坐不主與之其所愛者曰豎牛

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

貫而主斷比所以招害也

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

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欺上恐脫不吾已為爾請之矣

稱即君曰爾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

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

君矣一無於君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

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左傳逐仲壬兄曰丙豎牛又妬

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

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

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

齊左傳云使拘孟丙居下年晉語云居二豎牛為謝叔孫

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

獨養字下得有

始括主首字

冷語疎然

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

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聲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

食而餓死舊刊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

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僂山云當作

辱也莊子為世大僂此不參之患也陳溪曰叙事不及左

田單傳僂及先人傳言一聽豎牛而不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

與他人江乞為魏王使荆作乙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

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

王曰有之楚策有江然則若白公之亂策注哀十六年楚

鄭人殺之建子勝請伐鄭子得無危乎原舊注不言人惡

謀故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臣上恐脫姦字原注有惡不言故可免罪

衛嗣君增荀子注引嗣君作嗣公漢重如耳增魏世家如

隱魏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荀子王制注愛重以壅已也

乃貴薄疑說山訓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呂氏春秋衛嗣

云薄疑謂趙簡主蓋以敵舊刊衍之字荀如耳尊魏姬以

耦世姬荀子注作魏妃荀子注作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

欲無壅荀子注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偏上原

注賤不得與貴議也舊刊作下必坐上先子曰言而必待

若使賤下之人議坐貴上之人則不必須此煩也勢重之鈞也

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原舊注兩受其謀為壅嗣君之壅乃

始增自此始始諸本作殆毛詩殆與公子同始歸傳殆始也讀乃訓如是則殆訓危也

夫矢來有鄉原舊注鄉方也舊注有來則積鐵以備一鄉

積鐵以鐵為屏也舊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山云

括參字

嗣君以下議論結以壅乃始三字何等奇警

彼此對舉以結

屋鐵室以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

之無姦也備臣也原舊注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以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下文作龐敬見魏策形恭作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

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

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

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

不得見見魏策新序雜二

傳二原注凡十一事董闕于為趙上地守益晉行石邑廖文英曰行巡覽按

也視山中澗深峭如牆深字恐衍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讀言其傍

注鄉邑在其左右者增文選引作問其左右人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文選注引嘗有人

對曰無有曰嬰兒秦策注集韻女曰嬰男曰兒吳注釋名人始生日嬰嬰胸前抱之胸乳養故曰

癡聾文選注作盲聾狂悖之人選注作勃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

吾能治矣使吾法舊刑作治非之無赦文選注引猶入澗之必無之字是

死也言必罰也則人莫之敢犯也選注作民何為不治之選注無之

子產相鄭昭二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

嚴蒞人夫火形嚴形猶勢也以其猛難犯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

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或曰故游吉

不忍行嚴刑舊刑忍行二字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萑澤左

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率帥一日一夜

平澤律

嚴之者實仁緩之者却仇緩急之微悟之者千古幾人乎

明譬名言後人何不鑒焉

而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悔字行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山璠云僖三十二年十月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

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于之干一作非而况於君人乎君人舊作人君舊注言人君失

道人臣凌之者宜秦之法刑棄灰於街者李斯傳作商君之法山璠云漢志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必坊人坊人必闢故設黥刑以絕其原也或云刑棄灰於街者李斯傳正義作棄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灰於街者刑

知當作此夫棄灰於街必掩人原舊注灰塵播揚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原舊注因鬪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難

草木犯干語極斬新

為重者果凡眼

漆出毅字

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之猶其也刑也離雅同此治之道也舊欠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

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原舊注毅酷也讀毅忍也曰無棄灰

所易也日上脫仲尼二字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關亦與離同

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讀官名蓋護行路者增大人賦使句芒其將行兮顏注領從者也舊注將行主行道之人以為行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讀少客言客中少年也夫從少

孫武刑婦人以示軍法婦人則

可以戰此亦同一事

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增使字管下世一字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舊作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

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難其所難此治之道夫

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原舊注今重罪輕罪避

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趙本作重輕罪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

不至重者不來舊注不犯輕自是謂以刑去刑也舊注以輕刑去

重刑增當作以重刑去輕刑荆南之地荀子揚倂注引作淮南麗水之中揚升庵外集荆南麗水今之麗陽也又圓機活

法注在益州永昌郡中有金如糖浮出於水中此金勝他金生金人荀注多竊米金米

金之禁禁字得而輒辜磔於市辜磔或棄市或磔罪荀子正論斬斷枯辜注枯葉市

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驅辜義同歟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

疑辜即枯也又引此文甚衆壅離其水也離離通又設防禁遮擁令

而人竊金不止荀子注作而輒辜磔所辜夫罪莫重辜磔

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

重故今有於此有下恐脫人字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

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

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為也言為政當必罰舊刑脫雖

予之三字

魯人燒積澤管子注獵而行火曰燒天北風火南倚原舊注火勢南靡故曰倚也

本倚作向恐燒國哀公懼自將眾趣救火者趣促也左右無人盡

說至此節拍案絕叫不必得也何可以制人乎

輕重懸隔

逐獸而火不救藝文類聚作不救火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

謂獵也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

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不及以賞言以賞使人最為妙術救火者

盡賞之字惠云句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原注空也行賞舊刊賞作當增

猶充也言難悉國資賞之不能盡充其人也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今曰

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闕入禁花增孟子臣聞郊

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魯亦有此制耶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

迂評作下未為是

成驩謂齊王曰荀子解蔽篇注引成作戴主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

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

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

驚人之語自有至理

何等神俊

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

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禮也而太不仁於諸田讀

也宥罪太仁薛公薛上脫於字則大臣無重無重猶無憚也太不忍諸田

諸田上脫於字則父兄犯法宗室亦劾田氏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

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舊刊內作外此亡國

之本也夫姦人誑人主必以仁柔不斷為主德成雖知之以戒齊王昇平日久必有此弊

魏惠王惠王武侯之子名瑩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讀言外人所稱也

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

安至讀且將也安何也言慈惠成功能至何地耶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

慈惠行善也行善恐倒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

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

失于猛與失于寬其失一也

慈惠即上章太仁

先說不可使人竊之奪之

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方云。利器者喻刀劍也。君固握之不可

以示人老子三十二章。若如臣者若如猶若而謂庸人也。左傳若而人見襄十二年。昭二年當併

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原舊注。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

也。莊子。麋鹿食薦。管子。薦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注。茂草也。音子見反。又云。牛馬之就山數林澤。食薦者。注。草之美者。

越王問於大夫舊刊有種。通雅具越春秋大夫。姓文。名種。字子禽。曰吾欲伐

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

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

者死增。山云。者。死倒。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

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舊刊作北降。人塗其體被濡衣讀以泥塗體以

水濡衣而被之皆趣火者舊刊作走火。左三千人右三千人讀

如畫

信必字眼

處置太苦

右蓋其此知必勝之勢也增。墨子。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軍制。教訓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退之。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亭障也。吳起欲攻

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先子云。一去。字皆當作遽。

以音誤。言攻之多曠日。則害於農。耕不曠日。則不足徵甲兵。故下曰。一朝而拔之。於是乃倚表孝

倚作一車轆於北門之外袁孝政引此。表孝政引作市東門。而令之曰表孝政引作書。

有能徙此於字。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者人莫之

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初還復也。俄又置一石赤菽東

門之外東上脫。於字。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

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大夫二字行。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

按下者字恐誤

一朝字顧上遽字

登者仕之國大夫仕恐任誤爵以大夫國大夫賜之上田言大夫在國中為朝官者也

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見呂子慎小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史記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漢志有李子三十三篇李悝相魏

文侯富國強兵古今人表李悝為上下等人師古注悝口回反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

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原舊注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

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

之以人之善戰射也善巧也按戰字可削

宗宗門巷名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先子曰上宋以為慈愛

於親舉以為官師方云師長也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

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况君上之

於民乎增莊子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矣

越王慮伐吳原舊注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龍讀謂過蛙

乃為之式軾同朱熹云式車橫木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

為其有氣故也吳越春秋云越王道見龍張腹而怒為之式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未有稱吾意者

今龍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式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

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舊刊勸作殺譽於勇則以頭獻一日越王句踐

見怒龍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龍有氣如此可無為

式也士人聞之曰龍有氣王猶為式况士人有勇者乎舊

於士作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舊注剄割也故越王將復

吳報而試其教軍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原

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剄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此亦一策

尚字有力

死生大事猶可一言博天下豈有不可以言動之事乎

句法燦爛

按臨戰而下。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助恐脫鼓之一字。

韓昭侯師古曰。懿侯子。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方云不仁謂恠也。

於財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

聞之明主愛一嘖一笑。舊注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為也。嘖有為嘖而

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嘖笑哉。舊注嘖笑尚不妄為况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

袴之與嘖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以弊風也。

鱸似蛇螫似蠍。郭璞曰蠍似蠶大如指。人見蛇則驚駭見蠍則毛起

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說林無此一句。忘其所惡

皆為孟賁。舊注鱸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今按此章出說林下大同而小異。

傳四原注凡五事通言魏王謂鄭王讀韓王也韓滅鄭而以為都也增秦策注

皆為孟賁奇絕

新鄭榮陽是時已為韓策凡言鄭者韓也

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

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群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

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

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增案此條與呂氏春秋魏惠王

欲使韓復立晉後而韓對以魏先立之魏王乃止語相類

齊宣王宣王威王之子名辟疆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

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

一一聽之處士逃處士逃一句使人噴飯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以知其

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今按言人人而試之其巧拙易分故拙者先亡。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申子韓昭侯相名不害於韓請兵請兵當屬上句十字句。

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舊刊有欲字非疑已外市也

處士逃一句使人噴飯

言自有理而言語之不可苟論辯之可慎可以悟了

內知外德兩全之策

原舊注。為外請兵。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咨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得

同。原注。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增。韓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

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

三國之兵至。三國。魏齊韓。秦王謂樓緩曰。樓緩。趙人。見穰侯傳。秦昭九年。相秦而免。

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增。講。講。通和也。對曰。夫

割河東。大河之東。非地名。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策。功。作利。此父兄

之任也。增。策。注。公族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策。注。

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策。下。悔。下有王曰。王何也。對曰。六字。

講亦悔。不講亦悔。天下之事。多若此者。世人不自知。知亦不能判之。噫。

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

城送之。原舊注。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增。策。有此講之悔也。句。不講以下。作王不

講。不講。三國入也。舊刊。作三國也。入韓也。則國必大舉矣。增。燕秦傳。索隱。舉。猶

拔。王必大悔。舊刊。行。王字。曰。不獻三城也。原舊注。王。王。若。不。講。之。三。國。而。韓。國。靡。

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悔。舊刊。誤。無。危。乃。悔。寡。人。斷。講。

矣。原注。斷定也。策云。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按。二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考。

應侯謂秦王曰。應侯。秦昭王。之相。范雎也。王得宛葉藍田陽夏。原注。五邑名。五

當作。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在一而已。言。未。至。者。在。此。一。事。耳。舊

刊。在上。趙未服也。弛上黨也。讀。言。當。捨。上。黨。也。增。釋。詰。弛。易。也。山。云。弛。移。徙。之。義。言。移。民。也。

決得妙

以臨東陽趙地見初見秦則邯鄲口中虱也舊注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

危如口中王拱而朝天下後者後至者以兵中之舊注中然

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讀言上黨之所貢足以娛王心也劇言政務煩多也似為要地矣

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原舊注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增奈何

問之辭也設為一計王曰必弛易之矣舊注謂移易其兵以試秦王意所欲也

首揭縣令也妙

傳五原注凡四事皆用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市者謂行

也行去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原舊注公大夫亦遣為市立

有間無以詔之讀言龐敬與大夫同卒遣行原舊注小命

不相信是主腦

測其市者以為令縣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效按

恐此誤舊注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為姦讀

也

戴驪增荀子解蔽注引宋上有為字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小增荀

引有字移乘輶車至李央門者輶車車之有衣蔽者婦人

在聞下謹為我伺之使人報荀子注引作使者讀曰不見輶車

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荀子注引刪語者有間李五字李史受笥

遣伺輶車故實告奉笥本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

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不治事也求

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

以術能之其實

舊刊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秦策高誘注曰少庶子官名顧反而問之曰亦

文章簡明

反也。一。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字一訓。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言車衆塞路也。太宰因誠使者。少無子。無敢告人。折以字。吾所問於女。九字。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言各守其位不敢爲私也。兵畧訓諸侯沮膳其處。

傳六原注凡五事亦言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金谷世何察以得人之情。

何必握爪以察之

爪誤。爪與蚤虱之蚤通。字又作蚘。潜確類書引作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效致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臣不誠。舊刊脫此字舊注割爪不誠。

韓昭侯使騎於縣。讀言命騎士往縣巡視也。使者報昭侯。言所命之人兩使字皆非。

行人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唐風鄭箋道左道東也。昭侯謂使者毋

問答盡情

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

有令國一作固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人田中亟舉其數

上之具狀上言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

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不敢爲非

悚懼字主眼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

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不務曲杖甚易折得字。

謂忠哉吏乃能舊刊能作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又拈悚懼字

上皮爲縣令其御史增御史疑御史魏策安邑之御史鳳卿曰御史之誤汚穢而有

亦一術

愛妾上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讀佯愛其妾。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人下脫之字。

傳七 原注：凡六事。皆言用術。 山陽君相衛。山陽舊刊，誤倒。增：魏也。此時衛削弱，屬魏，故謂魏為

衛猶韓稱鄭然。下篇使齊韓約而攻衛。宋石衛將也。聞王皆指魏而言。魏人楚策魏策皆有此人。注：山陽屬魏。

之疑已也。乃偽謗，膠豎以知之。膠豎王之所愛，今偽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臣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增：蓋使其私人以知詐為秦使者。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原舊注：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山璠云：使走王所，以察其動靜。按：知上加而字看。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何白馬猶云誰家白馬也。

增：何字屬上句。蓋言詭問復詭言也。 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

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舊注：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讀別所係之。今案：使二人不逢。 而無使得通辭，倒

其言以告而知之。顛倒其言而不以實告之也。

衛嗣公 上文作衛嗣君 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吏苛難之。市非譏呵

難察也。 因事關吏以金，關吏乃舍之。世楷本脫之字。 嗣公為關吏

用。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荀子王制篇注引因作廻。

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荀子王制注引云：衛嗣公

召關吏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廻遣之。關吏大恐，以嗣公為明察。又外儲左上篇末，原本誤衍此二條云：有相與訟

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也。衛嗣公使人為關市，關市何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又舍之。嗣

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但王世貞送劉憲謙序：嗣公使人詐去行金

津吏而抵津吏罪，與此文異。抑別有見歟。

以明察字結。

右傳舊刊有
此二字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九終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內儲說下

六微舊刊有第
三十一字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讀下臣也言
以權借臣也二曰利異外借言君臣
所利各

異而臣必借外自重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

爭讀言臣下勢
相耦者也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借一本無此三
字下皆同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

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之官為
權臣所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其說

在老聃之言失魚也失魚失淵之魚也趙世楷本
注即魚不可脫淵指胥僮事是以人

六微之綱先揭
之系以其目與
上篇同體
微故曰察

此揚權篇所云
上失扶寸下得
尋常也

壅一字是弊之
極

平澤律生

其說是以其患是法

主久語而左右嚮懷刷讀鬻賣也。刷一作尉。通俗文曰。其所以理髮謂之刷。讀鬻賣也。患在屏僮之諫厲公陳深曰。事見左傳。與州侯之一言山璠云。宜作一口。而燕人浴矢也註

利異一

外交之害已見揚榷諸篇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而猶云是乃也。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內除以傳推之。當作自重。舉外事以眩主秦策

禱祝也傳作。故戴歌議子弟而二桓劫昭公。舊刊。劫公叔

其說故是法

內齊軍而翟黃黃傳作。或通。召韓兵太宰詭說大夫種太成牛

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規。規諫之規。宋石

遣衛君書曰主教暴譴

似類三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大恐人誤。

疑似之間讒間易入故君子不居嫌疑間

是以門人者捐水而夷射誅見左傳。邾子事。夷射。齊中大夫。鳳卿曰。漢書古今人表注。

冤枉之士今古極多難哉士之遇明主

夷射姑師古曰射音夜。然又曹嚴。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

馬喜殺爰騫而李辛死舊刊。作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

是以故是法

忌傳文作無。極音同。教却死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則傳

故燒芻廕廕音膾。說文。芻豪之藏也。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

也。

有反四

察反之道亦一法人主所宜用心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按尸主。恐倒。必反察之反之。平

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

是以其說是以是法

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覆被覆也是以昭奚恤執馭茅而倍侯譙其次增譎責也次言次當為尚宰者魏策安邑之御史死其次

參疑五

亦疑似之難明者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傳文公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威權匹敵而宋君簡公殺其

是以其說是法

說在狐突之稱二好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言太子雖既立以毋

寵移危則與嗣子未生同

廢置六

甘受敵國廢置嗚呼又甚矣八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淫察倒靡漸靡之靡讀言察淫靡而成就之山璠云淫音深列

子淫思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敵人廢置吾臣源賴朝奏請廢置玉臣關白以下皆

出其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周策注集韻宜揚也而于常用內美人而虞

號亡佯遺書而長弘死用雞狎傳文作狎而鄒傑盡外臣以計除去國賢

也人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

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

得敵之詐偽皆其說在秦佚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莝言

襲鄴而嗣公賜令席令縣令傳文席作席○枕本注又入此一條捨前事亦奇

蒲阪圓曰八經篇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

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如眩。臣愛則起內。若藥。與此章語意相類。上序六微。無此章名。何拈序。亦不言及。恐王世貞所謂後人附益者耳。

右經 舊刊。不別提。

勢重與名器同。是人主之至室。

傳一

原注。凡五事。皆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

魚也。

按。臣者恐人主者誤。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

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讀以其言君。故託之

於魚。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

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喻老篇。嚮作損。用以為

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喻老。嚮作益。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喻老。此語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舊刊。作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鏹

豐公變臣曾魯。利新左衛門者。

嘗請公曰。臣願。砥公之耳。公笑。許之。其明象族。方朝。新左衛門。在公旁。時時立。砥公耳。而遂日。夕歸家。則眾疾。贈遺盈千室。此。是段之意也。

本。刷作尉。批本云。懷刷難解。尉想作刷。釋名。刷者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亦言瑟也。刷髮。令上瑟然也。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增。懷愛也。非子章曰。懷尉。左右也。非。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讀。言所資者小也。猶以成富。言君懷左右。刷具。則人以為其人得脫重。况於吏勢乎。君寵而略之。以金玉。故成富。富下恐。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晉僮長魚矯。原注。一諫曰。大臣貴重。

敵主。與主相抗也。爭事外。市樹黨。外交。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

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晉僮長魚矯。又諫曰。

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謂誅其半。是懷怨而借之間也。言

怨人得窺君之。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不忍盡。誅也。

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言樂書。中行偃。公不聽。

居三日。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增。案誅三卿。魯成十七年。十。二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

冷語刺心。

萬口如一、人主何能辨之、

卻至明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及月僮。庚申。晉殺其君州蒲。晉語長魚矯既殺三郤。請公殺樂書中行偃。不聽。乃奔翟。二月。靈公弒。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楚策注。主斷言其專。荆王疑之。因問

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楚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注。

皆楚寵幸臣也。荀子。楚之州侯。可謂能心者也。注。楚襄王。俊臣也。引此無一左右字。山云。楚宜王策。江乞為魏使於

楚。章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無有。言世無知之。圓云。左右皆為州侯。匿曰無專。決之

事也。此策。臣等之罪免矣。以上見內儲上。宜王至襄王間。歷威王懷王。江乞安得引數十年後。襄王之臣。以對宜王

哉。韓子分為二章。近是或曰。此策宜在襄王時。鮑吳諸家失考。

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男未有室也。見詩經氓篇。其夫早

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

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感易也。或感易謂病惑而視聽

平侯狂易。注。病而改易。因浴之以狗矢。舊刊。章首有燕人

果是感易、

虛妄之甚。古今未有如此之比、

狗與五性之矢。猶忍浴之。則何物不甘受之乎、

妬婦之情可掬、

字。今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有私通於士。舊刊。作私

改。季突至。張榜曰。季突。士在內中。也。妻患之。其室婦曰。

讀。謂其奴之妻也。今按。男曰。令公子。指假。裸而解髮。直出

室。老。女曰室婦。謂婢中長者。夫也。裸而解髮。直出

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

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

曰。取五姓之矢。按。姓。恐。性。誤。舊注。一云尿。浴之。季曰。諾。乃

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方云。蘭湯。以蘭草投湯。自潔。清。禱

湯。今沐芳。王逸注曰。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浴蘭湯。原注。以喻姦臣比周而蒙上。

傳。原注。凡十一事。皆言。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於此數。子將以

荆王原作公非欲宦諸公子於四鄰趙本宦作官戴歇曰不可宦公

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公于出者重或云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或云重重當削其一則是教子於外

市也不便說林上為魯穆公黎且事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也戮合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

制魯孟孟云云至其制二十一字似贅恐衍制政古字通呂氏春秋羊斟曰昨日之事子為制左傳作子為政此條

又見在傳昭光魯二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

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曰舊刊御下有者字我家臣也

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

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

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逐恐死於乾侯杜預

真是不便

同病相隣同氣相應

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也

亦有是言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得齊之功公仲甚重於王公孫恐王之相

公仲也公仲名明史策名修使齊韓約而攻魏舊本公叔公叔字伯

相因內齊軍於鄭韓也或云鄭恐郊誤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

國之約

翟璜古今人表作翟黃叙上下魏王之臣也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

魏因請為魏王構之和也構當作講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

不可昔天以越予吳舊刊予作與下同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

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先子云夫差亦天禍也六字可削太

宰嚭吳姦臣遺大夫種書種之用切通雅文種字子禽吳越春秋呂覽注云文種字禽楚鄆人

天與不取却受其禍

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

患越乎言存吳而為越外患則謀臣長用也越世家范蠡自齊與文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韓信亦云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

逡海內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殺之山云越狡兔也

傳皆云越王越與吳同命先子云吳恐吾誤言必殺夫差矣越與吾同天命則越之患即

吾之患也

大成牛舊刊作大臣牛非據經改之韓策作大成牛趙世家成侯種三年大戊午為相徐注戌一作成希姓

錄大戊午戰國策諫趙武靈王獵者其後有大祚榮按古今人表作大戊午中從趙謂申不害

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

有兩趙戰國策曰下有子字兩趙下有也字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故鮮虞國姬姓左傳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大史公自序司馬

妙算有兩韓有兩趙真個至理

戰國常弊

氏其在衛者相而善於趙常嘗通舊中山即指此刊作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

王微密也國策鮑注不顯也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諷一作風今之攻魏

因請行和以自重也舊刊連上章而不別提

宋石魏將也舊刊魏作衛衛君名氏未詳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

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軍一作君非兩旗相望唯毋一

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舊刊脫也

善者相避也井子章云善我言也今按相善者以相避為上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豈張譴耶又暴姓也秦有暴為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

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舊刊脫請字待山云當作持是荀子鮑叔隰朋能持

管仲注臣長用魏子常用韓舊刊常作長

以避為上策

此亦與兩韓兩趙計同

讒者之陷人皆此類

傳三原注有闕文。物云。下。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

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則跪危。注。則者步行危。案。說死。正諫。正閨。則跪諫。齊景公。并子章云。跪其名也。皆非。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也。以畫跪當黥。荀子曰。蟹六跪而二螯。注。跪足也。韓子以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跣足為刑跪。

增。恐曰。叱殺次。秦策。文信侯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

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則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

者之狀便也。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

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

之劉子局二遇不遇篇。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注。邾君邾國之君。與射姑飲酒。射姑醉而起。邾君守門。人心生惡。

害。知邾君性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邾君出見門曰。此地何濕。門人報曰。射姑尿之。邾君性急欲取器仗殺射姑。顛

落火坑。墜火而死。射姑免死也。山云。左傳定二年。邾莊公夷射姑事同。按。班固古今人表。作夷射姑。師古曰。射音夜。

魏王臣一人不善濟陽君魏人。蘇秦傳。魏無外黃濟陽。濟正義。在曹州。死胸縣西南。

陽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

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一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

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李辛與爰騫相怨蓋並中山人。司馬喜新與李辛惡因微令人

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李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增。楚策。吳注。周紫楚辭說云。鄭國之女。多美而善舞。楚懷王幸姬鄭

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為猶若也。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

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二

人坐舊刊。王作主誤。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

巨眼巨眼遂枉誅二人世之以才明自任者多在此範圍之中而以巨眼自許為之下者不亦難乎

此術之尤巧者可懼可憎

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恐脫者字因掄刀

也。掄引。而劓美人。一日此條宜與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也。楚策參閱。

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

好擇其所欲為之策作所喜而為之。王曰國策有婦人所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

句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策有之字。

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為妬也因

謂新人曰王甚悅愛于然惡子之鼻于見王常掩鼻則王

長幸之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

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言非我所知也先子云已字恐衍。

王強問之對曰頃常嘗音言惡聞王臭策注王蓋有臭疾今按蓋胡臭也。王

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

掩鼻之姦計使後人為之掩鼻

掄刀而劓美人原注此一段至誅長弘二十八條世本俱脫失今從宋本校補。

費無極極音忌荆令尹之近者也謂近習之臣也。郢宛新事令尹郢宛

左傳云字子惡焦氏筆乘晉郢缺郢古郢字漢有郢正晉有郢超郢鑿圓云郢合作郢郢缺郢宛與郢姓別趙策郢

疵吳注勅黎反孫本作郢說宛締疵姚注元和姓纂郢已姓青陽氏之後是郢郢締可混而卻則別也新事云者非

必臣之左傳長弘事劉文公是也。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

甚何不一為酒其家齊策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後漢書袁潭傳注為猶置也。令

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郢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

而好兵子必敬謹山云一無敬字。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

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讀殆語辭按殆恐姑誤左傳曰

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郢

宛遂殺之事見左傳昭二十七年呂子慎行。

策似迂而却中奇哉

不耐多讀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公孫衍也。鮑云犀首官名若今虎牙

將因使人微殺張壽讀微密也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此云

者非必殺之。行去魏後相秦按上章云因微令人殺張壽此其變法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

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

因微令夜燒芻廐經文廐作廐趙世家孝成王十二年邯鄲廐燒徐注廐之名音膾索隱藏芻藁

之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

之以德於濟陽君增德恩也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

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宦名

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者字疑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

世之不為濟陽君者鮮矣
王之不明可笑
可笑

山馬梨山名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魏曰齊使老儒

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

濟陽君抵罪於齊矣推文例濟陽二字衍君指濟陽君抵至也當也見高紀應劭注此言持魏

國陰事反告於齊使濟陽君至罪也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

而刺之得恐待誤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下

攻魏二字行陳需因請為魏王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當音通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句覆考治守廩之吏

也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刑也有燒倉廩舜者按倉廩以茅葺其屋舜當作第第說文第

也荀子注第第也地藏曰第第說文引此云音義未詳吳仁臣曰字疑有誤孫鑛本作第而不知其人

果字與旋
曰字轉換

世之作此策者比比皆然受其欺者亦比比皆然可咲可咲

果字與上章同法

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屠燒則其茅多貴欲茅之售故燒之也

昭僖侯之時僖字衍古今人表注昭侯懿侯之子鳳卿曰昭僖侯韓君申不害所事之君淮南子作昭

僖侯或單稱昭侯下文作僖侯師古曰釐讀曰僖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

侯曰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若汝也

宰人頓首服死罪曰人頓間脫之次二字竊欲去尚宰人也尚宰尚長也下

文尚浴亦然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

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自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

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文公之時

一本上文上宰臣上炙宰臣當作宰人髮繞之文公曰宰人而譙之

曰女欲寡人之哽耶方云哽咽塞也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

滑稽之流並可愛可喜

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礪當作礪切

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

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奉兩手承也炭火盡赤紅而炙

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微密也

有字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

鴈客穆天子傳鴈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山璠曰天官書張素為尉為鴈客少庶子進炙而髮

繞之平公輒殺炮人母有反令言勿再請受復令炮人呼天曰窮

呼嗟乎臣有二罪死按罪死倒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

曰臣刀之利風靡如風靡草言迎刃而割不硬也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

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炙熟則色必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

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重睫睨視也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

果然古勁

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翳蔽也。殺臣不亦蚤

乎。蚤。早同。淵鑑類函。翳憎。單作諸蚤。作枉。文多異。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

為東帝而不能成也。而不能成也。五字似衍。史表。秦昭十

比自稱

傳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也。而欲以其子奚齊

代太子申生。因惡申生於君而殺之。惡猶言讒也。原作惠

于新。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

因用毒藥賊君殺之。西周策。鮑注。殺人不以道曰賊。

衛州吁重於衛。於衛。字衍。擬於君。群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

亦以果子為轉

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見魯隱公四年。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

叛分為兩國。增。難。二。作公子宰。未知孰是。說疑云。周威王

失載也。又國語。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故云太子耶。左

傳。王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與此所說

頗亦相類。山璠云。周記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索

隱世本。名揭。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

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名班。豈此事耶。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置立也。商臣作

亂。遂攻殺成王。事在文公八年。一日。楚成王。山云。一本有以字。商臣為太

子。既欲置公子職。既下有而字。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

姦賊之可懼如此矣

崇曰。為謂通。左傳作告。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芋。杜預注。成王

而勿敬也。太子聽之也。聽從也。江芋曰。呼。杜注。發聲。役夫。罵辭。猶後世罵曰老

賊。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

之乎。問能事。職否。曰：不能能行乎。行去也。左傳及舊刊作能為之諸侯乎。按為衍之適也。

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杜注。左傳曰。大事謂弑君。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

甲。增宿衛。太子之營者。左傳作官里。或曰營當作衛。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

死。杜注。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不許。遂自殺。舊刊有之字。恐也。字誤。

韓廆相韓哀侯。增。說林上。韓策作韓傀。吳注。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韓非子作

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讀趨。君所而抱持之。

也。遂刺韓廆而兼哀侯。戰國策注。兼猶言及也。舊本侯下有亡字。非。國策作兼中哀侯。左右

大亂。此脫中字。趙注。侯下一有亡字。非。

田恒相齊。恒常也。見左氏。常之字曰恒。避漢帝諱也。常山謂恒山之類。闕止。字子我。重於

簡公。一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

殺簡公而奪之政。一作位。非是。一柄闕止作宰子。詳載左傳哀六年及十四年。

戴驪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一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

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見晉語。曰：國君好內。讀內。女色。則太子危。好外。多嬖人也。則相室

危。相室見孤憤。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

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

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

生也。不定與未生同。

傳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遊。遊說也。令之間紂。舊刊間作諫。

亦至理之語。

因字有力。遂字與下節同一法。

及哀侯殘刺甚矣。

請食熊蹯計踈甚。

而亂其心增此條亦以陰謀誣文王太公之類

荆王使人之秦此乃由余之事所傳異耳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

宋殺檀道濟亦此覆轍

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群臣舊刊有諫字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願當作患以聲誤王

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深知猶深結也荆以為外用也謂有賄字失落

敵國之則必誅之此條與秦穆用也患由余事同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史記作鉏謂左傳作彌

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吹毛言易去也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

位遺哀公女樂哀公宜作定公他書皆作定公說見十過以驕榮其意山璠曰榮

之也孔子家語作榮眾荀子宥坐作營眾注營讀曰榮鳳卿曰榮營榮古相通哀公必樂之舊刊必作

新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

陳平行間而范增死人主何自甘先朽使蠶生焉乎

且以女樂六六伯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

去而之楚見左傳定公十年史仲尼世家家語子路初見

楚王謂于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于象山

楚宣王策有于象注楚人疑于子字或有對曰不可也王

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史記作下蔡之監

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增不以家為事也以苛刻聞天

下策刻作廉茂事之順焉順言不失其意惠王之明國策有武張

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遷于官者十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策

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塞

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注鉅

詎通意謂甘茂賢必不肯亂也以間甘茂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

文勢似繁不冗此古文

于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使邵滑之越國策作用邵滑

名之於越而用之也讀邵滑過秦論注引作名滑史注名音邵滑音依字五年而能亡越所以

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亡忘通不亦

太亟乎舊刊亟下有亡字言其忘甚速王曰然則為之奈何于象對曰不

如相共立史記共立作向壽國策作公孫郝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

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杜若香草尚書郎含雞舌香之類

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按且疑是誤舊注共立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

衣以听事真大王之相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

去之荆人聞之因用于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遂字有力增柏舉之敗襄瓦奔鄭

晉獻公欲伐虞虢原本刪虢字今從舊刊舊刊脫欲字乃遺之屈產之乘

棘之璧女樂六六一一本作二八以榮其意榮榮惑之意而亂其政夫晉

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居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叔向之讒方云讒疑殘誤為長弘書一本移長弘

下謂叔向說苑權謀數見長弘於周因伴遺書曰長弘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

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伴遺也其書周君之

庭而急去行周以長弘為賣周也乃誅長弘舊本弘下有而殺之三字

左傳哀公二年晉人讓周與范氏周人殺長弘以說于晉與此異孫鑠曰長弘之死明矣又戲為此說以誤後世評荆

王至此二十八條校趙本增入

鄭桓公將欲襲鄆一作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

士盡與其名姓舊刊作姓名無其字與當作舉載也或曰盡與字倒當作其書說苑權謀作書其姓

百般一轍

名擇鄒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也。猶偽設壇

塲郭門之外為設疑而埋之變之以雞豕孫本作豕。平原

君傳。毛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盟之所用。貴賤不同。

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以下用雞。山云。宋伊

戾。讒太子。座事相類。若盟狀鄒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

襲鄒遂取之

傳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

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鄒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鄒襄疵常輒聞而先

言之魏王舊刊不疊魏王備之趙乃輒還輒當作輒。以字

襲有備故計不用原叙此條於鄭桓公下誤。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言使人陰窺縣令有發薦

結句法

可悲可痛為之良臣者其情何如

發起臥薦言病起也。蒲坂圓引墨子。城上且發席薦。令相

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恐非此發薦之義。

山璠曰。王世貞送劉憲謙序。夫邑令不具藉。籍韋勞而席

士之賜籍。蓋用此事也。而文大異。抑別有所出耶。而席

弊甚。嗣公上文作嗣君。御覽并作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

薦而席弊甚。御覽薦作褥。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迂評。君伺

察以得臣。

舊刊有右傳二字。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終

17

館書圖京東			
一 〇 冊	七 號	六 架	三 四 函
字 類			和 書 門

評釋 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六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一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外儲說左上

舊刊有第三十二字。史記索隱云。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

曰外原注。凡六節。並連類比物。彙括成文。其詳在後。

一趙本無圈。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有術以御下。無為而治。明主

之聽言也。明宜作暗。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高遠離世俗。故群臣

士民之道。言者迂弘。道稱也。弘廣不中用。其行身也。離世。不近世用。故無用增。

問辯論。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辨。其觀行也。以離群為賢。以犯上為抗。墨子其於仁義。則大其遠。

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為謳。癸築武宮。癸謳者名。

夫藥酒。讀藥也。古多用言。有用之。明君。一作聖主。之以

所獨知也。

陳深曰。一句為一義。如織珠細。玉串成八寶。孫鑄曰。精神同內儲。而更增波折。此章三節。故其說是法。

獨知字勿輕輕看過。

更增波折章法
三皆如字又三
非字間三皆字
的關二字無限
功用

舍實驗而求功
廢古典而圖治
鮮矣哉善得其
宜

而屋壞而弓折
句法頓折
亦三節

二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

說誕計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曲義下則射者皆如羿也讀關彎則射者皆如羿也濫射人

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言而長說者長造說者

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言其所

入纖碎細微者非急務也荀子云君子行不言其所

皆畫策也讀李鼎惠施宋鉞墨翟皆纖察微難之論有迂

深閔大言說之遠非用也非上恐故畏震瞻車狀讀言以

眩之心妄見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言說之違

而字當移非上故務下鮑介墨翟務光下隨鮑焦介子皆

堅瓠也無用且虞慶誥誥位使疆屈而屋壞范且窮

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讀言求其情實

文而別有實用也

三 夫挾相為則責望挾孟子挾貴而問自為則事行其事

為並故父子或怨謀傳謀作誚或取庸作者中山策吳注

為與之善而得其心之義此言欲得進美善說在文公之

先宣言揚言也原注文公欲伐與勾踐之稱如皇也原注

臺名也越伐吳曰吳築如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

瘳實而吮傷讀創瘳則有實用吳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

銘言多溢美鐘皆潘吾之跡潘吾山名張榜曰潘當作潘

音盤則作潘亦通黃氏日抄引作播華山之博也然先王

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原注晉目辭說也讀

繁辭說者作此題目也增目請許使學者而行宛曼於先

章法更圓

二句精神
上段一節下段
二節

王山云。學者皆引先王以飾蔓延之道也。說也。宛曼言專脩先王之道也。或者不宜今乎。讀言

請唯許世學者使行其蔓延無用之說。於先王之世也。是或不宜於今世者也。如是不能更也。論

他如是而猶不能變。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戈也。原注

更則鄭縣人類也。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戈也。衛人

有佐戈者。鳥至以糞麾之。鳥驚。卜子妻為弊袴也。而其少

者也。即傳侍長者飲事。而語意過簡短。先王之言有其所

為小而世意之大者。言後世以為其所為大而世意之

小者。大者句。小者句。言先王之細事。而後世以為大事者。

實遼遠之世。未可必知也。世遠人亡。今說在宋人之解書

不可得知也。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

國事也。而謀先王。言以先王之故。皆歸取度者也。言不察

却求之於。遠惑甚矣。

事慳而語富。他章自別。利字名字法字。纏紆成文。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

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

勸名而不畜之於君。讀言士雖勸名而君不能蓄其利于已也。之恐利誤。故中章膏

已。二人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

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原注。禮叔向也。鳳卿曰。壞坐。安

國之辭仕託慕者。言託詞景仰其人。國之錘。猶言國之半

衡而立。錘與物相稱。故為半義。此三士者。原注。中章。言襲法則官府之籍

也。襲。因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中適也。中庸之中。如順二

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言不

又何禮之禮之當亡。四字。且居學之士。增學士。國無事不

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畊戰之功。舊刊。作耕。下同。

禮字威字下得妙

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原注周曲也言號令徧行國安則尊

顯危則為屈公之威增屈公鄭之鄙人失其名故稱公晉語注威畏也威畏通陳澍禮記集說

謂威古文作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讀奚得不獲利也故明王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詩小雅節南山本刺幽王之不自為政也政者制也人主

之所獨也夫尊卑異美惡貴賤殊勞佚上下之分也今傳

說之以無衣紫讀傳官名說言說也即齊桓好衣紫子產之一本非以鄭簡

舊標一本鄭簡下有購強之二字是宋襄責之以尊厚畊戰尊厚畊戰之士也夫不

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泣下職誤且為下走原注齊景公睡臥

原注魏與夫揜弊微服讀無傳恐缺孔丘不知故稱猶孟原注

孟也民猶水也孟鄒君不知故先自戮辱也原注鄒君好長纓左右皆長纓

鄒君患之自斷其纓是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

受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

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

食須待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

在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舊刊有尊字標注當作楚原注楚厲王約百姓

有警即擊鼓王醉而擊之百姓大驚後有警擊鼓不至讀

和陣名軍門曰和周禮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今

之壘門也立兩旌以為文又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交和注文恐門誤以音轉

傳一原注凡五事皆言學士善辨而無實用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

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

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君魯君也賤恐我誤賤宓

溺其所好以失其節忘其要者往往蹈此覆轍

明分責誠則刑名主吉

信也者聖人所重此語豈可不拳拳服膺乎

何故二字呼應

身自執事與任人而化是聖人與衆人之別而

不器與器之所
以相別也揚權
篇所說亦得聖
人之吉者

以故字轉
為吏者座右銘

子字也不可自稱字。增詮言訓。舜彈五絃之琴。樂記云。舜
作五絃之琴。高誘曰。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加文武二絃。
為七絃也。宜有之琴二字。家語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玄云。長養之
風。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

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言形
色不

衰莊子。綽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語
約如處子。韓詩外傳說死并載。宓子
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說死并載。宓子
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與此不同。

楚王謂田鳩曰。漢藝文志。載田俛子三篇。入墨家。本注。先
韓子鳩。俛音通。增道應訓。墨者有田鳩者。

欲見秦惠王。周年不得見。墨子者。顯學也。讀言學術
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顯于世者。其身

體則可。體行其言多而不辨何也。井子章云。一衍
而字。下文可証。曰昔秦

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讀令晉
衍文。從衣文之媵

七十人至晉。升菴外集。作文
衣舊刊。七作壯。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

二此可謂云云
句以整取飾
作偶筆覺灑

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飾外
害內。楚人有賣其珠於鄭

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讀櫝薰桂椒也。今按。造櫝用桂椒之材。取其薰也。薰桂
椒。方云一作薰。以桂椒。初學記。珠條引作為之。木蘭之
櫃。薰桂之櫝。飾以珠玉。綴以
玫瑰云云。舊刊。翫作羽誤。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

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辨說文

辭之言也。道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有當
作其。墨子之說。傳先

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宜告人。先王
作先正。若辯其辭。則恐人

懷其文。忘其直。山云。恐真實。按直。忍
當作實。蓋以音似誤。以文害用也。此與楚

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多下脫而字。原注
凌注並云。嫁女鬻

珠。以喻美其文而遺其質也。舊刊。連上不別提。

墨子為木為。二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同。弟子曰。先生之

入主意

後世說士多是
善賣櫝者

收筆

人世事業只在
此兩三句中

巧至。能使木為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舊刊

字輓，輓木。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

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

之曰：墨子太巧，巧為輓，拙為為。原注：喻巧而無用也。老子

易為之輓為巧，以為難為之為為拙，是與老子之言相

同。增：墨子曰：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

輸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鸛也，不如翟

之為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

利於人，謂之巧，不巧利於人，謂之拙。列子云：墨翟之飛為

注：墨子作木為飛，三日不集。長笛賦注：論衡曰：魯班玄木

為為，飛三日不止。案：墨子削竹以為鸛，鸛三日不行。韓子

曰：為木為三年成，飛一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

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今按其人在七子弟子後，圓謂

公輸與孔子相及。墨子與之談論，則其去孔子不遠。

宋君與齊仇也。原注：蓋王偃時。築武宮，詭癸倡。

原注：所以備齊也。方云：與猶為也。宋王

與齊戰而有功，為其仇之尸。故築武宮以示行者止觀。而

子孫讀。癸人名，善詭。故云詭。癸如匠石類。

觀之。築者不倦。王聞色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瞽之詭。射瞽，又

賢於癸。王召射瞽使之，詭行者不止。原注：勸力之。築者知

倦。知猶。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詭不勝。如癸美。非子

如當移。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瞽，八板。原注：功

案：築牆。擿其堅，癸五寸射瞽，一寸。原注：入堅也。前漢史丹

可玩。

亦以拙妙八板
功多二寸入堅

二知其字

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傳原注：凡十一事，皆言虛詞無實用。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

母猴者。沐獼母通用。呂氏春秋：獲似母猴。母猴似人。漢書

母猴作猴。母誤。山曰：母猴音通。牧誓釋文：牧如字。徐必三

音茂。說文作姆。字林音母。汲冢紀年作姆野。可証。必三

不計其本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而人主常見末不見其本悲哉

月齊然後能觀之

言方始可見也

燕王因以三乘養之

管子方增六里為一

乘之地一乘四馬也二乘五乘皆言乘地計俸祿也

右御治王言王曰

治王蓋治人名右御言右

御之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

燕宴也按之齋二字可削

今知王不

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

故以三月為期凡刺削者

山潘云考

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注今之書刀

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

云考

無以為之削

讀極細雖欲作之而無其刀也削刀也

此不然物也

原注不然之物謂無

益于用也增言必無之物也注非

王必察之王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

云考

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

言謀事無法制

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云考

無實一曰

魏都賦注造沐猴於棘端注山堂肆考並引此並有燕王二字可從

好微巧

好纖細之

巧衛人有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

刺像母猴舊刊有作曰

劉達注引此曰下有臣

字燕王說之養之

文選注無之字

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

為棘刺之為母猴

文選注引試作請

客曰人主欲觀之

選注作衛人為

棘刺之木猴也

必半歲不入宮

房也

不飲酒食肉

兩齋日出視之

晏陰月令定晏陰之所成列子孔周來丹與齊七

亦闔字意列子上文云將且味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焉莫識其狀即此云晏陰之

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

選注無也字

燕王因養衛人

不能觀其母猴

選注無其字

鄭有臺下之治者

選注作謂燕

王曰臣為削者也

選注無燕字舊刊脫

諸微物

選注必以

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

選注無而字

今棘刺之端不容削

舊刊有鋒難以治棘刺之端八字迂注無

王試觀客之削

選注有則字

能與不能可

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端

以削

舊刊作客為

注作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

吾欲觀見之

觀見

有味有態

聽其言而察其行則仕臣不逃者殆希矣

結尾絕妙

字。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選注。脫之舍。二字。原注。棘刺。刺削。喻學者辨雖微妙無實。

用也。選注。又有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兒說。宋人善辨者也。增。人間訓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注。宋大夫也。翼云。兒說。宋元王時人。

見呂氏春。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辨者。持執也。守其。秋。君守篇。說而不變也。

鳳卿曰。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亦

見列子注。荀卿傳。索隱。稷齊之城門。齊之學士集其下也。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

賦。漢帝紀。顧山錢之顧。時關門征乘馬之賦。錢故關吏譏。其乘馬過關。即收其賦。稅不聽說之論。辨也。并子章云。

言雖操白馬非馬之說。不得不出馬賦也。故藉之虛辭。藉。藉口之藉。則能勝一。又藉借通。

國。指稷。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謂關吏原注。持白馬非。馬也之說。而齊稷下之。辨者。屈焉。及乘白馬而過關。則馬黑白是非明矣。言虛詞。易勝。考實難欺。增。疑舉異本也。楊升菴外集。引作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藉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案形。不能謾一人。且。

故字一轉。不用多語。

抄文同。此所見本異。夫新礪礪殺矢。山璠云。夏官司弓矢。而與今本互有得失。用諸近射。田獵。考工。

記。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鏃十之重。殼弩而射。雖冥而

妄發。殼。引也。冥。冥通。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讀。去聲。不能再中也。列子。鎬矢復沓。方矢復寓。毛詩。四矢反。今。注。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

復復如字。呂子。不能謂善射。能。一。無常儀的也。儀。望。處。方。亦有此論。作可。

寸之的。引十步之遠。說。山訓。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引。非。射。字。誤。山氏。謂。十步。誤。恐。非。

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

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折逢字。舊刊。有逢。字。巧。舊本作功。非。無常儀的。則

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

而待之。待。舊刊。作持。非。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

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說。悅。通。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

覆說而意乃暢

此節亦常談而已人人自省則必有自會而已

經云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則荀子云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溟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況論訓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見寢石以為虎也說山訓以束薪為鬼揭而走之類其意始合而傳載畫鬼魅事頗為不當然二都賦序注韓非所謂畫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乃知古本相承如此淺學所未聞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易之之之可削

齊有居士田仲者居士有道藝者之稱已見禮記增田仲陳仲子也見孟子又荀子作田仲注齊

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宋人屈穀見之七命鑽屈穀之瓠注引穀作穀見之下有

謂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字選注單作穀有巨瓠一堅如石厚而無斂獻之而倣之先

生增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選注仲上今厚

而無斂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剖字如堅石當作堅則

不可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選注作堅如石不可剖而斂厚而無斂不可以

受水漿吾無用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以欲恐倒今田仲不恃仰

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選注云屈穀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

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趙注堅瓠喻務光下隨鮑焦墨翟

之類此條與惠施所稱魏王大瓠相類

虞慶虞慶趙人慶卿古通通鑑前編卿雲與條可為屋謂証人間訓作高陽應呂氏別類作高陽應

匠人曰屋太尊舊刊作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

椽生管子棟生橈不勝任則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橈椽覆而不怨者其理然也

任重塗此宜界虞慶曰不然諸本無虞卿更日久則塗乾

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

出舊刊無以字世楷木有趙策注韻書辭塞也淮南子云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

也

頌語

天下之不教玉人彫琢玉教大匠治材者亦少矣噫可嘆之甚也

後果為之而屋壞依慶言而一曰讀凡謂一曰者舉異本也前後做此鳳卿曰九書

一曰日記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

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

則輕今誠得乾成誠恐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

成有間屋果壞連下文

范且增且雖通國策說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山云盡不

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句而蹈弦也滿阪圓曰角

謂放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恐上下范且

曰不然增亦疑伏檠一曰而蹈弦三句讀當作而犯機是

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范且虞慶

事功議論果別世人何以口舌治天下乎

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反上有人主說而不禁此

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彊之功而艷物本作豔乎辯說文麗

之聲也名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有辨無術之人

誣服有術之士似范且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

匠之構屋張弓也以喻不知然而士即有術之士應人主

字土當作工窮乎范且虞慶者十字句舊刊范且以下別

章為一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益而窮也十六字

讀兩其字做之字看六微篇燕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

易之言常理之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

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敗恐壞誤舊而以知術

之人為工匠也讀言賤知術之人也山云合有工匠字字

虛實有用無用之際此明主所用心也已

陳深曰愈多愈繁愈重複愈有味愈不厭妙在曲折

短

短

長

以名蔽實者皆此類而古人或誇吾獨爲善亦有一理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

中均也財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增伐宋無所考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臺增疑姑蘇字畫殘缺墨子吳王

夫差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掘深

池罷苦百姓罷疲煎靡財貨靡靡通已見亡徵以盡民力余來爲

民誅之舊刊脫來字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左傳注賈逵桓云蕩搖也

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于

他國方云桓公出之未絕也故欲復桓公大怒將伐蔡仲

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

請無以此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

不貢於天子二年矣

規猶計也孔叢子素規去就斤利擿貳非人臣也增杜預云尚書包匭菁

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

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

爲天子誅之名舊刊無而有報讐之實原注上二事皆借名與師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

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

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

以泣丹云立字疑衍下今字衍增悼感恩死敵故泣注迂原注起吮疽而母泣者以本心少恩故也事見吳起

復恩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山名也詩大雅曰以爾鉤援傳曰鉤援梯也所以鉤

復恩

名實重句先虛後實固有態

一句截住

以於此字結

引上刻踈人跡其上踈人巨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

父常遊於此趙策吳注武靈王游於大陵夢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讀博

華山博臺作記者何不引此增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

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棊十二故法

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米以瓊為之瓊

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

二人互擲米行棊棊到處即擊之名為驍棊即入水中食

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

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被家獲六籌則為大勝也字

云李于鱗太華山記東南行三里望衛叔卿之博臺在別

嶺為埒不盡崖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崖南北縞纒纒也欲

度者先握縞自懸崖中乃踞崖自汰令就縞不得縞還距

崖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縞也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

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也

曰昭王鳳卿曰昭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河黃河文選鮑昭東邊豆捐之選注引

亦愛憎之至變

皮厚而目鰲黑者後之秦策吳注鰲黑色荀子顏色鰲黑

東武吟注鰲作犁咎犯聞之而夜哭大學作舅犯注舅犯

言不令在前隊起文公疑問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聞之

東武吟注有犯字非咎一作舅是不喜而哭意東武吟注不欲寡人反國

邪音舅舊刊邪作犯對曰選注作邊豆所以食也選注有

連下哭字

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甚多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君治要有乎字按

而况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振振振袖也

振頓奮之也舊刊作擻揭裳也增擻人間訓江水之始出

於岷山也可擻裳而越也趙本作擻鄭風寒裳涉漆擻內

則不涉不擻注揭衣也居衛反字又作擻說苑猶保而擻

高擻者又作蹶呂氏春秋子胥兩祛高蹶邲風毛傳揭蹶

也而置之也置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

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增說

文公棄荏蒻後徽黑咎犯辭歸又謂此也高誘注誤林希元曰此章與左氏少異

鄭縣人讀鄙人也增依經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

袴如何御覽无上其字汪夫曰象吾故袴象儀妻子因毀

新今如故袴有妻子之子衍增山云莊子列子妻曰妾聞為

妻子有所本也今當作袴御覽作鄭人卜子使妻為袴曰寫吾故袴妻因擊新袴為孔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種品

也方云輓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原本作服得問人曰

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

又曰車輓是何眾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愚而不

衛人有佐弋者增秦紀誅佐弋媧百官表少府有鳥至因

先以其褌麾之增字書音寬因考滑晉傳秦講索隱秦收

字又作卷李陵書張空卷李奇云弓也字林音卷又原道

訓短卷不袴以便涉游短袂捲卷以便刺舟注卷卷臂也

井子章曰褌繳布也褌字典於袁切音鴛揚子方言褌鳥

褌謂之幘郭注即把幘也褌物氏存疑丹云字書音寬鳥

使人噴飯

遂與之鬪寫得
亦無餘蘊

亦以一句結勁
甚

毀新奇
奇妻奇妻

云此一條經不載因按上鄭縣人卜子之條宜置于此則與經序次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日魯人有自喜者

增史記景帝曰魏其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効沾沾自喜一日二字衍

唾之增曲禮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捧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注不敢先

長者盡爵曰醕今按言見長者不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勝醕而唾不知其失禮而反傲之

効善則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舊刊無則字餘舊刊

字斟酒餘當作而欲盡之時亦欲盡之也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學者也治漢書治易治春秋簡習也皇疏曰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

皆曰治其書治其經也是矣荀子曰治列子禦寇之言莊子曰治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因重帶白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

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增莊子北宮奢曰既雕既琢復歸於樸原道訓

二固然字

以上三節至吉在末句以為章法

痴態如畫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齊俗訓還作遂山云老子云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列子云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增云書曰宜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讀動作輒說所學也梁人別提故云舉事於文也按事於間恐脫走字曰難之顧失其實爾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或曰難之恐雕琢之欠文

曰難之句之字意輕顧反也舊刊別提梁人以下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

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

舊刊不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

類舊刊無舉字增為衍字舉左傳注皆也

鄭人有且置履者置當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

拘儒曲學者頂門一針

亦一理

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及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陳深曰愚而好信御覽鄭有人身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及至市得履乃曰吾忘度及飯取之頃返市罷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另條且作欲已得作已見

傳四原注凡五事王登增王登呂子知度作任度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舊刊

作王下同呂子作上計於趙襄子是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膏已者其身甚修

其學其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讀言汝須借來謁見于我也王上脫襄字

王當作主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相室家老也重

列重爵也增國語注列位次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言違群臣之意呂子意作故臣

宜作國呂子作非晉國之故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耳聞目視也襄主曰我取

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呂子高注言耳登之名曰登之

實登之所舉豈復假耳目乎哉是耳目人終無已也言一擇其人使之進賢則不用躬親聞見

各舉其所知舊刊終作絕非諸本呂子並作終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

宅讀一日之間謁二人於君皆為中大夫也中牟之人棄

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讀八字句言叔向待座平公而請事也公腓痛足痺轉

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

而不敢壞坐山璠云晉語悼公名叔向使傅太子彪注彪平公晉國之辭任託慕

叔向者國之鍾矣鍾舊刊作鍾標一作鈞言國之半也八說篇死傷者軍之乘注乘謂其半也案

乘當作鍾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氣絕恐已冠因生蘇生也御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不音還報曰中山可伐

近世往往見此人

二因字有力

也。陳深曰。言貴虛名而忘實用者。可亡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王父曰。何故

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見好。倒。十。所傾蓋與。六字句。

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以見中山策。作以朝增。鮑。云。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同。

車皆所尊禮者。圓云。鄒陽書。傾蓋如故。索隱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軒車對。

語。兩蓋相切。小歆之義也。文。仇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選注。文穎曰。猶交蓋。駐車也。

仇抗。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

巖穴之士。顯當依上。文作見。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

下士居朝。上尚同。下士居朝。士朝當。易地。山云。宜作下朝。居士。則農父惰於田。戰士

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

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王父曰。

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也。一作之。增。武靈王。廿一年。攻中。山。惠文王。廿三年。滅之。吳氏云。大事。

巨眼

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國無別焉。其王弗之禁。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若使賢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傳五。凡八事。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任防策。秀才文。

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注。引當是時也。作當時。五素不得一紫。選注。五。桓公患之。作十。

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

不已。寡人奈何。選注。以上廿五。字。單作告管仲。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

紫也。欲下折民。無衣紫者。五字。舊刊。無欲字。選注。作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吾

甚惡紫之臭。選注。作惡紫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

少卻。吾惡紫臭。選注。無。二十字。以上二十九。字。是仲父教論桓公之辭。公曰。諾。於是

日。公曰。諾。二字。宜在之。臭之下。乃順於字衍。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

選注。作國中。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選注。無也。字。增。史。蘇代。莫有紫衣。貽燕王書。齊紫敗素也。

正義注引無告管仲二字。自誠作試一字。餘與選注同。而謂左右已下。作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一曰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

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名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

進者。紫衣當曰益遠。當作益。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

紫。是日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

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

已遠矣。外睦四隣。則無侵陵。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

自彊之策。故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

子產相鄭以下。宜為別章。見說苑子

亦不字有趣

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恐衍俎豆。不大鐘鼓

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職繁多也。或曰。國之當憂者不

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國之不修

也。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

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陰於街者。莫有援也。而偷其

實也。大雅注。錐刀遺道。三日可反。可反。竟增。呂氏春秋。挑

也。錐刀之遺於道者。二年不變。民無饑也。當作饑色。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按涿水名。有度篇云。襲涿方

二年。左傳。泓毅梁。傳。泓水之。宋人既成列矣。成列。軍陣。楚

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彊。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

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涉河未濟而軍陣

襄公曰寡人聞一有日字非是君子不重傷不擒一毛老

者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

鼓不戰也不成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非義之請使楚人

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

完特為義耳君一人為義行衆不與焉言其無意國公曰

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

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宋世家襄公病傷於泓而

役二此乃慕自恐脫親仁義之禍慕虛名而受實禍自躬

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特當作待是則將

令管下十人主耕以為上山云上當作下服戰雁行也民

乃肯耕戰焦竑曰服習於戰而從行陣之列今按服論語

奇 秦危秦安立言

也則人主不秦危乎太而人臣不秦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讀勃海也增少海晏子外編作菑徐安陵

外儲右上亦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地形訓東方曰大

渚曰少海注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東周策夫梁之

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注作少海云九

域圖開封有少海山海經無臯之山南望幼海揚慎補注

即少傳騎從中來驛使中謁曰嬰疾甚謁告也嬰且死恐

公後之欲景公速歸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

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日字衍煩且良馬名韓樞善

韓風言急駕車於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韓樞代之御景

以韓風之御為行之不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疑衍釋

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論語曰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

人情有如此者

兼者以而騶子韓樞之功而以為不如下走也見說苑有

字中遞之

異同張洪

陽曰不明分而躬親蒞下之謂

魏昭王欲與官事與預同言親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

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君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

策也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政柄

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見國策外儲右下

增史記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

簡勁

妙精妙狀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

荀子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

後漢書注說文曰杆飲器音干方言曰盂謂之盂

鄒君鄒邾同聲轉好服長纓且變鄒俗注引好服無服字左右

皆服長纓其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

選注有百姓亦多服是以貴選注作是故君因先自斷其纓而

出選注君上有鄒字無自字國中皆不服長纓以下韓子斷語也君不能下令

為百姓服度以禁之言新定百姓衣服之制度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

戮以蒞民也鄭玄曰戮猶辱也山云蒞蒞蒞並同鳳卿曰漢文尚不建衣服之制度宜哉當今昇平尚

服制不章噫章噫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讀定獵受獸多少如征賦然也增賦墨子

播賦百事晉語賦職任功注賦授也山曰獵當作祿字音

轉訛晉語叔向為大傅實賦祿八姦賦祿者稱其功賦如

呂子有度賦兵外儲右賦十孺子謂分配也鳳卿

曰世俗尚平等故功多者受薄賞故人欲立功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舊刊無不字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受授也今君設法度而聽左

上以方々圖國成章此以多多少少成章

申子赧愧之狀可想

人奚聽矣。不聽也。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任之誤增策注言使其從兄

仕于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官也。

用子之謁。乃也。按亡其倒。申子辟舍請罪。韓策作昭侯不許也申子

有怨色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勇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

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聖人也鳳卿曰以申子治韓之功不能陰一從兄韓昭亦

少恩哉宜哉其不王也是所制於為法者也申子為法受戮昭侯御臣失術

傳六。原注凡八事皆論信。晉文公攻原。杜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襄十日糧遂

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

士有從原中出者。原城中。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

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

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

連下五信字

一句截住

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

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

信也。方云晉乘孔子上有溫人聞之亦降六字事見左傳傳九五年呂氏為欲晉語四新序雜四鳳卿曰晉文

力足以拔原不須此行而舉原故重信罷兵若伐秦楚豈

奚必信乎十日哉城濮之役棄雍李之言用舊犯之謀者

無佗彼知其力不敵也是故尚詐後文公謂舊刊謂箕鄭

信蓋一時之權也文公其知術也。晉語注云曰救餓奈何作饑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官

尊卑之號信名問恐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

脫信事信義四字。息信事。使民得時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偷信義則近親勸勉

而遠者歸之矣。言善政使歲豐也。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

曰諾令返而御。令今誤禮記御食于君。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

方字有力

兵志所謂二軍不食將不言飢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增魏策吳注虞人孟子注守苑囿之吏明日會

天疾風欲發遽遇風雨群書治要無天字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治要無疾風遂自驅車往

下不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治要作疾風

犯風而罷虞人自往罷散人也曾子之妻治要無之字之市其子隨之

而泣治要無下之字其母曰女還女音汝論其子令還家也增引讀書會意云還顧反二字一意

不可顧反謂母適市而反為女殺彘甘言以論子還適市來治要適作道由也言及自

市飯家之時來訓還此曾子欲捕彘殺之以實妻止之曰其言

治要作其妻特與嬰兒戲耳妻惜其彘治要耳作也曾子曰嬰兒非與戲

也治要無此一句小兒信謂還必殺彘以供食也嬰兒治要有非有知也童蒙小者字是辨其為

戲言待父母而學治要有之字者也壹劬父母之所為聽父母之教從

以欺字觀信字

母命而反塗還治要無此二字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還家終

不食按父欺之父當作受子字衍文按讀言聽受欺子之言成母之不信父欺子而不信其母治要父作母而上累子字一本

也今据治要補所字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

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

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

民信之明號申明明號令增與周幽王為烽燧太鼓為褒姒求笑類

李悝警其兩和曰李悝魏文侯臣周禮夏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

門立兩旌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口教如是者再三而

敵不至兩和懈怠舊刊息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

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不信下恐一曰李悝與秦人戰

絕妙以不信之患結

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上登城也。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

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讀六字疑衍。按於是皆爭上其明

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倒。其言以告而

知也。言倒言反辭。以知其實也。

衛嗣公使人偽關市。原衛作惠。以音關。市阿難之。或曰當

作何。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作又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

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上以

二條見內儲上。錯誤。在此舊刊刪此二條。舊刊有右傳二字。

評釋 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一

評釋 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二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外儲說在下 舊刊有第三十三字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不怨也。明危生子臯。臯雖刑之。有

者懷恩報德。危以功受賞。臣不德君。以功當故。不。崔橫操。右

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讀言其心不以乘軒

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

可以責取。山番曰。曲禮獻粟者執右契。注。契券要也。右為

尊。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襄王不知。不知功當

契而不責於人。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

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山番云。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

此章二節

陳深曰。比類整飾。可謂公平之至。

豐用特字

亦二節

二恃勢而不恃信不恃人信我也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

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其鄭信誠以為原命曰必不叛我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恐有脫

故有術之主一作士非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

得所利而駁行不貞白簡主之相陽虎也虎逐魯疑齊是行駁

其用而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趙幾霸然所以免禍者信也公曰其信一足

公下恐脫之字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讀言以此為是也注非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解履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孰不失土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

非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原舊注朝堂當也

當鞭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陳深曰缺文豈是歟鳳卿曰朝廷貴莊燕間宜肆然季孫造次不離矜莊却遇

賊何也以其無術御下也注迂此條甚短依傳考之蓋逸半

斷簡猶見精粉

此章三節清瑩可玩

鉅辱二字撰得妙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既禁而利之所利而禁也譽所

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罪之而譽賞之而毀也夫為門而不使

入讀雖有門而使人不得入譬下之善委利而不使進賢者惡不入於君之耳增言聽有門戶也

上之所利而委置之也增利謂便亂之所以產也舊注門計也舊注與利不進不如止也

利不使進亂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舉者而明察照群

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辱不用玉璧辱用玉以

也判無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原舊注初治鄴不

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梓據猶盜嬰兒之矜裘與頭危子榮

此是知左右能為國之害下衣盜者子不耻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頭者兒不耻其

示人也榮衣則者之子以其父衣子綽左右畫左畫圍右

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公去蟻驅蠅以肉膾私之不相容猶左右之不能俱畫也

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右索官。喻温言訓左右諷諭也。無以與之。與宜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宜王似當作宜子。

句法參差可玩

古詩之妙多在制節韻法之間。此篇亦以整齊參差為潤飾可愛可貴。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舊刊勸非寵光無節則

臣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為相。晏嬰亦然。故非其大迫下。增傳闕雜記。孔子曰。管仲鏹簋而朱絃。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偏下。此語宜補此傳。故仲尼論

管仲與叔孫敖。當作孫叔敖。舊注。仲有三歸。以其太儉。而出入之

容變。讀出過也。入不足也。謂儉者侈者。容貌自別。而仲尼刺之。則同也。陽虎之言見其臣

也。說薦其君也。而簡主之應也。失主術。而猶與也。一本。應下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朋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人。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

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和。不相唱也。則人主明。蔽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二人皆

內不避親。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外不避讎。棘者同。當此反教人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

武子之用杖。原注。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子產忠諫。於國怒曰。夫忠諫者。必離梁車用法而成侯收

子國譙怒。於群臣。而又危難於父也。管仲以公而封人。謗怨。仲不

璽。車為鄴令。其妹犯法。明之。趙公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管仲以公而封人。謗怨。報封

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封舊刊作國非。

以公私為文

平論平勢

右經

傳一 凡四 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家語作士師。別人高此字子臯。

足所踞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尼上

仲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家語云

云從出。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逐不得夜半子臯

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今而親明子之足家語有今

是子報讎之時也讎一作仇迂評有怨字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

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

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說死纂注傾側法令反覆法典也先後

臣以言先後謂保護也燕策莫為臣先後者注為之助也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

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慨初救形於顏色臣見又知

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

德公也說死此下有孔子曰善為吏者二十三字

田子方名無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說死作乘軒

金之勒約鎮簞席其駟八十乘子方望方以為文侯也方

行之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

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黃而謀得果伐之有且字翟

角見竹書紀年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治中山無

欲行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龍之稱功

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增蓋芒卯魏策注淮南子孟卯注齊人策

說趙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遂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又

齊啓地十二縣西說而秦韓罷罷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

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將軍二卯曰伯夷以將軍葬

至誠之道夫唯如此

奇古

又揭稱功字

三樹字
三平字

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

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增此寓言非實有此事也已功厚而養祿薄猶伯夷高節而葬以卑

也官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

而履躄圓曰虞卿傳注躄草履也音脚勝當作勝秦策羸

字通用易羸其角疏云揭纒纏繞也釋文鄭虞作纒張作

躄經作屨通用方云此言其實與功相稱猶且賤人之囊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

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山璠云此條冊六字當移則危生子臯條

少室周者晉語韋注簡子臣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趙襄主力士

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

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多下忍脫於字臣不以自代恐他

人言之而為罪也原舊注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

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晉語作牛談與角力而不勝角競周言

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騎當作驂以臣多力也今有多

力於臣者願進之

傳二凡五齊桓公將立管仲說苑善說作立仲父鳳令群

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

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說苑善我者入門而右不善者公

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

如此而後可免于罪自欺欺君之徒宜三省

孫鑛曰比國語似勝

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

說死為敢行大事乎以斷以下牙辭公曰敢牙曰君君字知能謀

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舊刊無以字說

外事斷焉驅民而以管仲之能舊刊無之字乘公之勢以治齊

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見

死大同小異一本無以相參二字晉文公出亡箕鄭左國箕鄭為趙衰契壺餐而從餐音孫水澆飯

也迷而失道與公相失不相遇也餓而道泣方云泣當作立孔

立鄭車門同是義寢餓而不敢食山璠云寢當作忍及文公反國舉兵攻

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

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寺人披也聞而非之曰以不

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物本不亦無術乎故明

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

恃吾不可欺也言吾能設法制戒備則臣下無有欲叛者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此

臣觀望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魯定公九年趙簡主迎

而相之左右曰虎譖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勢

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

虎不敢為非此下記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有字其果信有

一足乎莊子云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家語山之得說而孔子對曰不也不否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

參是政治之要道

四恃字二叛字二欺字

陳深曰取得其道狙詐作使

王眼

信字眼

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二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而如。固足矣。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止故君子曰。君子一而足。非一足也。見呂字衍。

俗通。

傳三事。凡七。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舊刊作虛。群書治要作黃鳳墟。下有而字。山世蕃曰。當作鳳凰。呂子韞繫解。繫一作係。羣書治要作文王伐崇不苟為武王事。韞繫解。至黃鳳墟而韞繫解。左右顧無可

冷結係。文王自結之。大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因自結太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因自結太公望曰。治要無。何為也。王曰。君與處上。上字當移曰下。皆其師中。

三其字

三皆其所字

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按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非優之類。

也。無錫王達景仰。撮書引此事。作至黃竹之墟。不審其据何作黃竹。增五雜俎。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係解。武王伐紂。至商山。而襪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而履係解。皆一事而異聞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終身猶云。周身也。與孟子。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易去聲。輕。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老子作。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去甚。去泰。泰亦甚也。驕泰之泰也。

去泰去甚則夫子不為已甚之意

南宮敬子此上宜有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

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說死尊賢為

近優侏儒優俳諸職者侏儒短小者亦雜樂也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

能成其欲於天下言得志於天下也今季孫養孔子之徒

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

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侍坐也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增家語

見有請用請用命食也邦俗問人嗜酒仲尼先飯黍而後

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批本掩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孔

集語引此無以雪桃也王肅注雪拭也鍾人傑曰仲尼對

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謂黍盛

也果臝有六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臝六果臝素問而桃

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左傳使巫以桃苻先被殯疏云苻

此則鬼惡桃非舊刊作丘之聞非家語與此君

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臝之下

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見孔子家語于路初見此以下經文不見故陳深以經為缺文

簡主謂左右車席黍美夫冠雖賤賤賤也頭必戴之履雖

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履以履之原舊注

席太美則更無美履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美也妨義之本

也淵鑑類函是章頭作趙簡子謂左右曰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昌文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

不慎所與謀必失于事

以上下為法

又揭上下字

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曰：義主何可誅？讀義主下欠文。字失考。按于上。

恐脫如字。增上篇以言。子言論是賢君也。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

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

下患，其必昌乎？夫人不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讀

為不。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

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宣王捨孟子，信腐儒。曰：儒者博乎？曰：不也。

家語五儀說死君道。為孔子對哀公事。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

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一本博下有也者二字。下瑟下亦然。梟，博蒲米名。六博得梟者

勝。故貴。史記魏世家云：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注：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

便，則為餘行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否。

又揭上下字

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脫也字。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為害義，故不弋。脫也字。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

忽伸大小字

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

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誥下也，

又揭上下字

寧使民誥上。原注：誥下則朋黨，誥上則尊敬。莊仲虛曰：似家語口氣一為陳深。

傳四。凡七。詎者，齊之居士。居士，處士也。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初。本書曰：太公封於齊，有

居士任蒞華任昆弟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禮記亦云。居士錦帶，經文作鉅。山璠云：呂子云：墨者有鉅者腹。又

云：墨者鉅子孟勝。莊子以巨子為聖人。辱者，魏之居士。張耳傳：吾齊魏之君

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塵而求

入仕也。賂左。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方云：剋，刻通。約也。謂自約已意。史記貨殖傳曰：清刻剋已諾。

一句伏筆

平

卷之十一

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因相與比

周而惡之也惡讒居期年上計通雅史記禹會諸侯於江南

小宰職云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注使齊歲盡文書來至若

今上計疏云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

書反功君收其璽言免其職解印綬也魯語注璽印也古

璽稱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

以治鄴不當也謂治鄴不得宜請伏斧鑕之罪文公不忍而

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

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

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

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

遂不受佳結

山世藩曰說死政理為晏子治東阿事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

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物云是其危子曰吾父獨冬

是恐脫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言心不兩用手不並

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山云功名篇以齒去蟻蟻愈

多以魚驅蠅蠅愈至陳深曰蟻慕肉蠅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

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祿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莫訓君

何患焉政治則官多而人不足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其靡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

使駒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雖下恐名為多與之舊

法 蟻蟻蠅蠅學字

格言

天下馬能肥者鮮哉

此條雜見非經文所叙

語語古蒼

夷吾在此警醒

刑作其實少雖無臆雖下恐脫欲字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

夷吾不如弦商弦姓商名字子旗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肅讓古通

用左傳肅使者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明請立以為大行

猥草仅邑仅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方云仅奴辟

地生粟臣不如甯武甯武當作甯威請以為大田田當作由由與農

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太司馬

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

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英雄口氣與孟子今世治天下者舍予其誰歟一般見呂子勿躬新

序雜四此與晏子對景公語相類方云此章不關於經文當在下管仲相齊章首

傳五凡十孟獻伯相晉藝文類聚淵函席條獻作慤按孟

徵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室無衣

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增左傳襄五年說死反質並為季文子事叔向聞

之以告苗賁皇晉大夫賁皇非之陳深曰獻伯之儉可以勵民何必以法繩之也曰

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謂出其分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廖

英曰朝廷授官職曰拜史趙充國傳上迺持待中字典叔

史淮陰侯傳至拜大將乃信也並不載助周時失考

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

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食禾於馬

日秣趙岐云班白者頭白班班者也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

子之賢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助吾偕吾也

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

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一乘中大夫一輿一乘下大夫專

乘是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趙世楷本

也朱子韓文考異云唐人書修近循故訛比卒乘以備戎事比校也有難則

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給朝參之用今亂晉國之政

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可與

又訛為與也又訛為與也又何賀賀下疑脫焉字增云此事左傳襄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貪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

上高國齊命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

非之曰秦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原

妙論

家指民家餘詳見于論語徵

卿二姓

注自朝歸設鼓吹之樂按置設也

庭有陳鼎家有三歸東周策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

於民三歸為臺名無疑包咸云娶二姓女不知何據其所

義物子據晏子春秋賞之以三歸謂併車乘孔子曰良大

夫也其侈偏上禮記管仲饗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

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山云又見難一及說死尊賢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增說死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

小戎棧收傳棧淺收軫也小雅有棧之車傳役車也疏庶

人荷車也方云周禮巾車卿大夫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

乘棧車又考工記棧車欲弁注糲餅菜羹糲釋文糲令達

切糲稻餅也味類粘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糲粘孟枯魚

偏上二字管仲終身太過

樹子一章骨子而歸重于慎字

則字當削良上。下脫孔子曰三字。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

三人皆為令尹讀縣令也增金谷世雄云令及尹也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

於虎也臣居齊薦二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

候吏周語注侯人掌送迎賓客者原本作侯今從舊刊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

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

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

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一本所上有其字增說苑復

詩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曰吾不復樹德簡主曰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以得食其實今子所

樹非其人也陳深曰虎所樹者魯二人齊二人皆不忠於虎而忠於公簡主答之失言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按三恐晉誤增季布

傳文帝曰河東吾股肱郡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

武曰刑伯子可讀刑當作邢山璠曰呂子去私祁奚薦解

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又叔向曰公曰非

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公曰非

子之讎乎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

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禮記趙文子

不勝衣其言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皆趙武所

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實位其無私德若此言其所舉

武為國所舉而非私德也不營私交也平公問叔向曰宜接群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

原舊注向武之屬大夫舊注黨作然誤鳳卿曰師人

猶宋時舉將也新序作子黨於子之師也師當作帥師人謂武立如不勝衣言暴按武立言如不出口不佞然

千古名話

然諸本作黨是

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原舊注稱叔向故得意。言各當其材也。注有缺文。鳳卿曰。

可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子字。不利於家。死不

託於孤也。禮記疏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臣敢以為賢也。先子云。敢當作

故。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相字。昉見於周時。其讎以為且幸釋

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先子曰。送當作逆。夫薦

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

故。擁汝於吾君。擁猶壅也。故曰。私怨不入公門。解狐舉邢伯

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

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說苑。谷。犯薦。虞子羔為西河守。文公問曰。非子之讎

乎。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虞子羔往謝之。答

公私字主眼

直道之難行。公平之難成。如三代之盛。猶止不多得。正直公平。何況澆季乎。平素為之。長太息。

去矣。顧吾射子也。左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相。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

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晉語。趙簡子將罪尹鐸。郵無

正諫。簡子乃反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

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如

故焉。皆人異而事類矣。今按。治要作解狐與邢伯柳為怨。

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就可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

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讐。其廢

可慎可懼

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

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欲買之也。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增。言

唯恐肉之敗。而不知售之便也。此不著經文。宜著上篇僕子妻亡。鼈條之下。

傳六事。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曰。當有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增。晉語。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擊之以杖。折委筭。

子產之賢而有斯父猶禹之有鯀歟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譏怒之曰。夫介

異於人臣。讀介特自異也。增左傳襄八年。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

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

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世多子國。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經文姊作妹。荀子大略篇。柳下惠

與後門者同衣。揚雄注。呂氏春秋長利篇。刘向新序雜事篇。淮南子皆有後門字。戰國策注。後門期也。家語及巷伯

毛傳所謂不逮門也。趙策。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注。郭門後至不及其開時也。按郭門之期制。天明則開。至暮則

閉。不許人行。後期不逮開時者。必宿郭門。閉。因踰郭而入之外。大宰純。罔白駒注。孔子字語並失解。閉。因踰郭而入

車遂。則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成侯亦一術。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締烏封人。烏當作鳥。當而乞食。烏是。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舊刊作達。

成侯亦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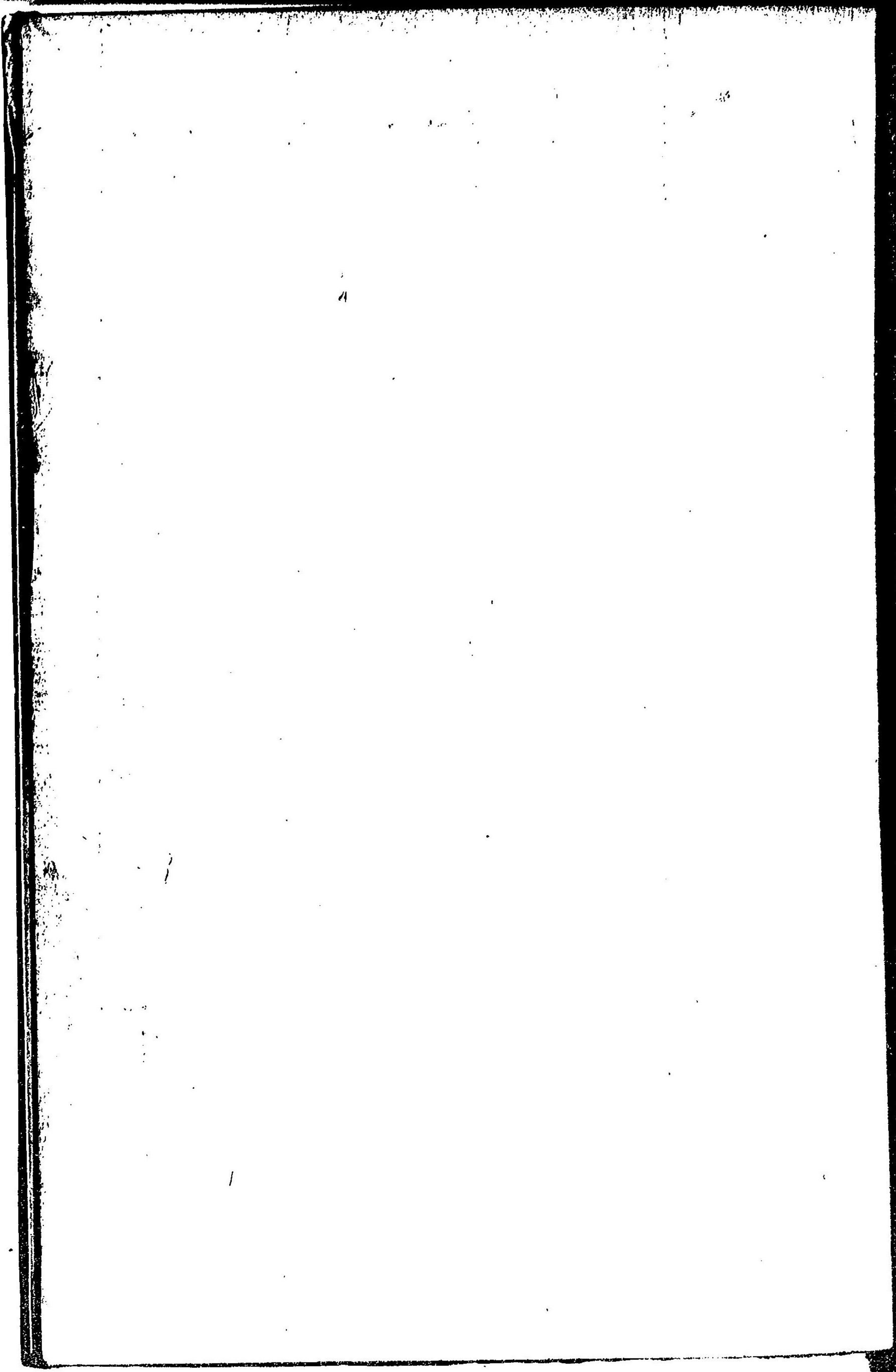
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倒句法

非。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增言見用我。于齊也。

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言用賢。使能論。勞二之。字婉句。

評韓非子八書卷之十二

平學



五

135
5
17

